

象征派诗人·

勃留索夫诗选

方园译

象征派诗人·
勃留索夫诗选

531913

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诗选

[苏]勃留索夫 著

方 圆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沈阳市黎明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60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86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059-0704-2 / I · 464 定价：2.15元

本诗集选译自

В. БРЮСОВ : ИЗБРАННЫЕ СО-
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ГОС-
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目 录

勃留索夫简论·····	(1)
短自传·····	(26)
秋日的情感·····	(31)
“我与她偶然相遇·····”	(32)
“群星细语悄言·····”	(33)
摘自情书·····	(34)
理 想·····	(35)
初 雪·····	(38)
“惨白的群影聚拢盘卷·····”	(39)
创 作·····	(41)
别后重逢·····	(43)
芦苇丛中·····	(46)
春 天·····	(47)
预言之梦·····	(48)
“春晨清凉，送来亲切的 暗示·····”	(51)
彷徨（二首）·····	(53)
夜晚·····	(55)

致青年诗人·····	(56)
“我俩徘徊在树林之间·····”·····	(57)
“这是五月的夜晚， 暗淡忧郁·····”·····	(59)
一切都已结束·····	(60)
在两个深潭之间·····	(62)
“我宁怀着隐秘的喜悦死去·····”·····	(64)
强盗的传说·····	(66)
“没有色彩·····”·····	(69)
色 彩·····	(70)
“当窗幔徐徐地降落·····”·····	(74)
关于作品集《俄国象征派》·····	(75)
致莱蒙托夫的画像·····	(76)
“我是只夜晚的飞蛾·····”·····	(77)
石 匠·····	(79)
告别的目光·····	(81)
七 首·····	(83)
致幸运儿·····	(85)
酒 杯·····	(88)
致亲密的朋友(二首)·····	(89)
死者的声音·····	(92)
致友人·····	(94)
在故园·····	(96)
我们的影子·····	(98)
夜 寒·····	(99)
疲 惫·····	(101)

孤 独		(103)
忧郁的夜晚		(105)
秋		(107)
情 诗		(109)
千歌万曲		(111)
晚 歌		(112)
预 感		(114)
在小舟上		(115)
回旋曲		(117)
海葬残阳		(118)
秋雾茫茫		(119)
一首平凡的歌		(121)
一幅女人像		(124)
世界已死去		(126)
印度抒情诗 (四首)		(128)
中国诗 (四首)		(130)
小雨和太阳		(132)
波斯抒情诗 (两首)		(133)
林间小路		(135)
月 夜		(136)
白雪覆盖的俄罗斯		(138)
工 作		(140)
春 潮		(142)
劳动节		(145)
“我们置身于受诽谤的 人民中间.....”		(148)

春 天.....	(150)
镰与锤.....	(152)
悼领袖.....	(154)
列 宁.....	(156)
译后记.....	(158)

勃留索夫简论

瓦列里·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 1873—1924)是一位跨越了两个时代的著名俄罗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艺术理论家、文学史专家、文学批评家、诗歌研究家、记者、编辑、教育家、文学活动组织家……但是在现代,尤其是在当代人们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无比杰出的俄罗斯诗坛巨匠。在勃留索夫留给后人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最引人注目、最重要、最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最富有研究和探讨价值的无疑要属其卷帙浩繁的诗歌作品了。

时至今日,这位伟大的诗人已辞世整整62周年了。尽管他只活了50岁,然而,他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却是多方面的、巨大的。在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上勃留索夫无疑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的诗歌构思新颖,风格奇特,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1923年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他颁发了一

张特别奖状，以感谢他对祖国文学事业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

在我们尝试着介译勃留索夫诗歌的时候，他那复杂的创作动机及在逆境中不断探索、执著追求、永不退却的精神都为我们所关注。当然，对于他诗作中所表现的困惑、迷茫、徘徊和彷徨的情绪和思想也令我们掩卷深思。

勃留索夫的创作道路极为曲折而复杂，决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展示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是无星黑夜的旅行者，
我们是朦胧天堂的寻觅人。

他曾发出过这样的召唤：

伙伴们，高举你的手杖
继续，继续，这样走下去！

1900年以后，他这样写道：

全是石磴，
愈来愈陡的阶梯。

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前夕，
诗人以这样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心情：

虽然不懂，但我向前走去；朝着高擎的火
炬；

脚踏石阶；我的心情兴奋昂扬。

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万分激动，他写道：

我只知道：继续朝着光明前进，
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使我们心欢，
抓住每一个瞬间，不要抱怨，
将花儿凋落的时刻抛在后面。

从以上几段引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勃留索夫的诗歌创作道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他走过弯路，有过反复，他的艺术探索是在激昂奋进和踟躇彷徨中进行的。他既有教训和挫折，亦有经验和成就。

勃留索夫的家族深受19世纪60年代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勃留索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俄国阴暗的19世纪80年代中度过的，对于那个沉闷而寂寥的年代，诗人曾这样描述过：

我在沉闷的时代中长大，

当世界一片沉闷和寂寥。
人们忍受着生活的重压，
但是寂寥何须沉闷。

90年代，正是俄国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表现得异常尖锐和错综复杂的时刻，人民为求得自由解放而开展的革命斗争时起时伏。但是，相当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庞杂的社会问题兴趣淡然，充耳不闻。莫谈政治，逃避政治的论调在他们中间流行一时，庸人气质普遍增长。尽管当时在俄国社会的底层一种新的、活跃的社会力量已开始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但是，年轻的诗人却象周围的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一样，脱离社会现实，对社会的进步视而不见，对革命的发展漠不关心。

帝国主义的末日黑暗而腐朽，俄国文坛极不景气。当时的俄罗斯诗歌界充斥着一种颓废的情绪，衰落的思想。绝大多数人埋头于吟花诵草，龟缩在个人感情的小天地里，他们的诗歌显得沉腐而晦涩，苍白无力而没有生气，形式枯燥而没有表现力，这些诗歌唯一的特点就是全面破坏了他们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的内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泛滥一时，在诗坛尤为盛行，各种流派纷然而起，但却犹如昙花一现。

年轻的勃留索夫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及文学形

势下开始诗歌创作的。

二

西方自然主义及颓废派文学思潮不断冲击、影响着俄国80—90年代初登文坛的作家们。后来以索罗古勃^①、巴尔蒙特^②为首的象征派，以古米廖夫^③、阿赫玛托娃^④为首的阿克梅派以及其他的一些流派都出现了。这些都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代表贵族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站在时代最先进的思想高度上，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及伟大的人民革命的。

勃留索夫早期的诗作也带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他早期的诗作充分地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去理想、失去生活的兴趣、无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个人主义思想、自我中心论在他的诗歌里得以充分体现。此外，他早期的诗歌还严重地存在着不问政治，回避现实的倾向。他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责任，
除了对自己满怀童贞的信念。

1893年，年仅20岁的勃留索夫正就读于历史语言文学系。此时此刻，他正竭尽全力为抛弃他所在的阶层及其霉腐的生活，模式化的道德准则，陈旧不堪的艺术形式而不懈地努力着。他所

要摒弃的艺术形式，在他看来，早已失去了其鲜明、果敢的内在的精神。他觉得，立即寻求一条艺术发展的新出路是非常之必要的。当时的外国文学，准确地说是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为他在这方面的艺术探索提供了依据。

当时在西方，首先是在法国诗坛上，象征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已经形成并开始发展。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魏尔伦^⑥、马拉梅^⑥、兰波^⑦等人将理想与现实相抵触、个人与社会相矛盾时所产生的颓废低落的情绪写入自己的作品。这些诗歌形式奇特而新颖，流畅而富于音乐感，把同时代人所经受的不同的曲折和坎坷的痛苦及内心世界自我矛盾的无法排遣的郁闷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勃留索夫的心灵。

年轻的勃留索夫深受其影响，他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试图成为俄罗斯“新诗”的领袖和旗手。1894—1895年间，他发表了3部不厚的诗集，他称其为“俄国象征派”，他以俄国象征派诗歌的领袖自居，力图形成自己的独特诗风。事实上，这3部诗集不过是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作品的模仿之作，虽然显得幼稚和不成熟，但是却在俄国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评论家撰文评论，不少诗人追随效仿。

很快，他的另两部诗集《代表作》（1895）和《这就是我》（1897）先后问世了。

那么，勃留索夫早期诗歌创作的特点是什么

呢？

他的著名诗篇《致青年诗人》十分清晰、明确地阐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立场和观点：“不要沉湎于现实生活”，“崇拜艺术吧，只有它玄妙深奥，无涯无际”，“对准都切勿同情怜惜”。这首诗充满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与社会严重脱节，公开地否认道德观念，扬言人道主义，强调崇拜自我和艺术，成为俄国象征派诗歌创作的原则和宣言。

勃留索夫早期的大量诗歌都严重脱离俄国的现实社会。诗人似乎是沉浸在一个朦胧的梦幻世界里，徒劳的理想之中；他似乎是失去了理智，让人感到一种病态的压抑。我们从他的诗歌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形象。比如，他曾这样描写莫斯科：

莫斯科微眠小睡，
宛若一只雌鸵鸟。

……

在一首爱情诗中他曾写道：“我的爱情犹如爪哇的炎午。”那首《创作》使上述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甚至置物理和逻辑概念于不顾，颇有些随心所欲了。但他认为，打破物理和

精雅、考究的韵律，单从形式上看，他的诗歌就给人以隽秀无比，文彩绚烂之感，而且朗读起来抑扬顿挫，非常悦耳动听。

但是，无论勃留索夫如何追求自己诗歌的标新立异，都无法摆脱时代对他创作的影响。诸如“幽暗”、“阴影”、“梦幻”、“隐秘”、“痛苦”、“幽灵”、“月亮”等一类浪漫主义诗人惯用的词汇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很显然，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也在他的作品之中有所反映。

尽管爱情抒情诗在勃留索夫的早期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类诗歌所反映的往往是诗歌的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悲观失望以及由此而给诗人带来的不幸、痛苦和哀伤，同时还伴随着许多由此杜撰出来的阴郁的思想。这些是诗人早已承认的。

纵观上述，勃留索夫的诗歌在当时许多读者中引起困惑和不解，乃至引起许多评论家们的恼怒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诗人的作品给予他们的刺激过深，使得他的诗长时间无法大量出版。

三

早在1900年，高尔基就指出，勃留索夫是以“披着奇形怪状的外衣，怀着一种难以扑捉的情绪”的诗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但是，假如勃留索夫的创作停留在当时的阶段，那么在以后的俄罗斯诗歌史上他至多只会被当做一个颓废派的诗歌代表一笔带过，也就不会引起我们如此浓厚的兴趣了。

1900年，他写下了《关于作品集〈俄国象征派〉》一诗，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他在给象征派诗友巴尔蒙特的信中谈到那部作品集：“您很清楚它的意义，也就是它所缺乏的意义。”随后，他又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道：“相信我，我早就认为，我那苍白无力的诗集是个错误。”在总结自己早期诗歌创作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一位有些傲慢的青年的不完全成功的尝试”。

自从勃留索夫在国外发表了《夜哨第三班》（1898—1901）这部诗集起，他就开始逐步克服自己诗歌创作中的颓废主义倾向了。他首先研究了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优秀作品，系统地总结了他们的创作经验。在那些伟大的作家之中，给予他巨大启示的首先是普希金。勃留索夫极其崇拜普希金。此后，他终生都在研究普希金。通过对普希金的研究及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勃留索夫终于找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诗人”这个问题的答案。1897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诗人需要来一次再生，他需要在十字路口与一位天使相会，那位天使会用利剑剖开他的胸膛，放入一块火苗熊熊的煤炭取代他的心脏。在这一切尚未实现之前，那就在寂静的荒漠中跋涉吧……”他就象一